

通志堂經解

臨江軍

牒上

觀使著作秘閣郎中

今月初五日準

安撫使衙牌筒備準

尚書省劄子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秘著居家
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
差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
無差誤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須至公文

牒除已委請司戶趙從事并差虞候萬宜齎牒劄前
去禮請今請候到幸詳

省劄指揮事理施行仍希

公文回報謹牒

端平元年九月 日

牒

牒上

觀使著作祕閣郎中

文林郎臨江軍司理參軍權判官通判趙

文林郎臨江軍判官董

宣敎郎通判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

朝請大夫知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潘

省劄

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祕著居家力學多有著成書
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須議指揮

右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差
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無
差誤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準此

端平元年八月初壹日

押

押押

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年

並

青

路

一

青

青

青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省劄訪聞洽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
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能無所
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爲春秋之書聖筆
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
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
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
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

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豪髮之益過不自
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
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
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
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
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
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
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
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
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

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
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于一雖綱
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外降
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
已抵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
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
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
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
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
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
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

剗統會羣言掎擊僞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

稱其有補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
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跼
蹐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
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
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
臨江軍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
情愫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

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臨江軍使衙伏望

指揮施行

端平元年九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

小貼子

洽照得

紹興間侍讀給事胡公被

旨纂修所著春秋傳書內本文及已見援引它書
應有犯

淵聖御名及

本朝廟諱並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爲字不成覆
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書內有與前項事理
一同雖昨來不曾申明輒敢冒昧遵用

紹興已降指揮體例並依本字修寫覆以黃紙以
彰

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昧僭越之

罪伏候

朝廷指揮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

程子云曰上少湯字

予小子履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

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

公則說○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寅爲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爲

紀故取之

乘殷之輅

得質之中

服周之冕

得文之中

樂則韶舞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
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子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曰齊一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
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上有罪焉爾亦此意也

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三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
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
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
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
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
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
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